



李杭育 著
莫小不 画

江南旧事

山东画报出版社

目 录

- 1 躲猫猫果儿
- 5 爆米花
- 9 如歌的叫卖
- 13 糖蘸蘸，多吃点
- 17 下雪了
- 21 告别鞭炮
- 25 风筝
- 29 老虎灶
- 33 连环套
- 37 剃头挑子
- 41 绷绷线
- 45 打弹子

- 49 包裹纸
- 53 滚铁环
- 57 荷花糕
- 61 厨房家什
- 65 孩子与车子
- 69 修阳伞，补雨伞
- 73 捉毛蟹
- 77 杨梅烧酒
- 81 老井
- 85 河埠头
- 89 粘知了
- 93 竹器
- 97 霉菜梗
- 101 扇子有风
- 105 叠纸
- 109 拍洋片儿
- 113 蓑衣
- 117 造房子
- 121 生煤炉
- 125 棒冰棒
- 129 磨剪刀

133	女红
137	糖桂花
141	吹糖人
145	陀螺
149	白铁师傅
153	毡帽
157	冬腌菜
161	独轮车
165	兰溪船
169	义乌糖
173	后记

躲猫猫果儿

若非人类天性里原本就有隐藏自己的癖好，其由来久远，根深蒂固，一如另一个极端上的表现自己，何以解释，全世界的小孩都玩捉迷藏？

杭州话把捉迷藏叫做“躲猫猫果儿”，听来很孩子气。我猜想，这话大约是说，一只猫玩它的“果儿”玩丢了，找不着了，就抱怨是那“果儿”躲起来了。

不过，小时候我们还有两句儿歌，是在游戏开头时让那个捕捉者大声喊出来，好让我们有时间找到地方躲藏：

猫猫果儿躲得好，



两只老虎来寻了，
一，二，三——！

这似乎又在说，是跟老虎玩上了。

猫儿狗儿都会隐藏自己，既是生存的需要，更好地捕食或者逃脱被食的手段，也是一个巨大乐趣的所在。把自己隐藏起来，等着对方来搜寻，眼看着那家伙就在离我藏身处那么近的地方瞎转悠，那样笨拙，徒劳，一脸的晦气加上傻气，我却在这暗处窃窃偷笑，拿手捂住了嘴巴……这情形，这里边的开心，咱们在儿时都曾体会深切。猫儿狗儿，我猜它们也是这样，能躲过捕猎者不仅是有逃生之庆幸，也一定是伴随着一阵美滋滋的得意。

很明显，捉迷藏游戏中的乐趣是在躲藏的一方。搜寻方并不觉得好玩，不过是要尽快捉到一个接替他的，好让他在下一轮也享受到躲藏之乐。由此看来，我不得不认为，杭州人讲的“躲猫猫果儿”，要紧的说在一个“躲”字上，点到了这游戏的兴奋关节，实在比他们北方人那个“捉迷藏”的说法更精到，更贴切，更能挠着咱们的痒痒筋儿。

当然“捉迷藏”或者“躲猫猫果儿”都是统

称，实际上的玩法花样很多，有一个人捉一帮人的，也有这一帮捉那一帮的，甚至也可以是一帮人分头去捉一个人的。此外，还有场地的选择，室内或野外之分、沟墙草木的差异、躲藏范围的大小等等，这些也都因地而异。

但有一点，是无论怎么玩法的捉迷藏或者“猫猫果儿”都一样要紧的，那就是切记，“猫猫果儿躲得好”，却也不能躲得太好。虽然游戏的乐趣是在躲藏，但为你提供这乐趣的却还是对方的努力搜寻。他越是认真、投入，找得越起劲，越是让你感到处在被捉的边缘，你就越觉得刺激。反之，他要是找了一圈没找着，泄气了，一耍赖撒手不干了，管自己回家睡觉去了，把你撂在那儿傻躲着，几个钟头蜷缩在那狭小、黑暗、齷齪的旮旯里，寂寞，无聊，忍着蚊虫叮咬，你还有什么乐趣可言？

记得儿时的伙伴里就有那么一两个，总是躲得太好，永远不会被人捉到——其实也就是永远都把自己置身于游戏之外。那就不是什么“猫猫果儿”，倒更像是一匹孤独的狼了。

爆米花

从前的小孩也嘴馋。难得有零食吃，爆米花就算高级的。记得我母亲总是担心家里的粮票不够吃，好多回拒绝拿出米来给我解馋。她老人家当然也有道理，吃饭总是比吃零食重要。那种时候，听着外面一记记“嘭嘭”的爆响，夹杂着孩子们闹哄哄的欢喜，真让人心里痒痒得好像爬满了虫儿。也不全是为嘴馋，更主要是不甘心被排除在这场热闹和欢喜之外。

就在我还同母亲缠着的这会儿，在那爆米花的转炉跟前，已经由许多竹篮、水桶、米袋、脸盆种种，还有盛米、盛蚕豆的竹罐或铁罐，就地排开一条长长的队伍……



其实是谁也没落下，满村满巷的小孩，有米没米的都在那儿了。哪怕仅仅是凑凑热闹。再说也不至于一点都没份。你要是一直呆在一旁，每爆出一炉，人家也都会让你抓一把尝的。

老半天了，长队还不见缩短。小孩们也不都是呆在跟前傻等。不妨别处先玩一圈，反正有坛坛罐罐在那里排队。每当“嘭”的一响，在远处玩耍的我们都会转过头来张望，估计一下自己的米罐该轮着没有。

起码是篮子又往前挪了……

从前的我们看待爆米花如同一桩盛事，一场仪式。

我们长大了，爆米花则衰落了。

大约在八十年代中期，一种新式的食品膨化机呼呼隆隆地出现在街头。那会儿，满城满街，人手一根大“棍子”，白晃晃的一片舞动着。让它一挤兑，老式的爆米花几乎消声匿迹。好多年看不到那黑锅转动，也听不到风箱呼噜了。

风水又转了十年。如今，那种“棍子”也不时髦了，已经把风头让给了从美国舶来的爆玉米花。大商场里常见新潮女郎手握纸筒，边走边往嘴里填

送现爆的玉米花，一路把那香喷喷甜丝丝的气息带来带去……

不料，就在这种美式时髦风行的今天，咱们的老式爆米花，隐匿多年之后，又悄悄转回咱们这里来露了脸，悄悄地复活了。

又听到了风箱呼噜，转炉吱嘎，那一声声“嘭嘭”爆响……

爆米花师傅还是从前的规矩：该要“爆”了，先把锅搁开，站起身，往锅口罩上麻袋，响响亮亮吆唤一声：“响罗——！”

胆小的，很来得及捂上耳朵。

许多人的小时候，就爱听他这声吆唤。这里面有许多刺激，是不是？

“响罗——！”

如歌的叫卖

小时候看过许多遍的京剧《红灯记》，许多情节记不得了。但有一段，磨刀人上场：“磨剪子罗，锵菜刀……”那声吆唤，总是忘不了。

其实，真正令我难忘的是那吆唤的曲调，我都可以背下来写成谱子了。凡是好听的，或者说“如歌的”叫卖，小时候我都曾一一模仿。还记得从前修伞人的吆唤，在我们南方，要算最好听的：“修洋伞、补雨伞；洋伞、雨伞好修……”

你也可以唱谱子：“扫米拉——扫扫拉——；米拉，米拉，拉扫——”

多好听！

恐怕谁也说不清楚，究竟是从什么时候起，小



贩们，以及磨刀剃头、锯锅补碗、箍桶修伞的形形色色的手艺人，都用这种像唱歌似的调门来叫卖，吆唤。我猜想这情形一定是很早很早就有了。从前的买卖，从前的市场，就是这些小贩和手艺人的天下。从前的人过日子，想必是听惯了这样那样、五花八门的叫卖声。

现在也还能听到一些小贩的叫卖，尤其在节假日的早晚，在城市的一个个住宅小区，还常有小贩们转悠。当然，在如今的小贩叫卖声里，是有些新内容、新花样了。譬如收废品的小贩会这样喊：“老——酒——瓶——，可乐瓶！”曲调虽然贫乏，却有节奏变化：“老酒瓶”拖腔拖调，“可乐瓶”却是一竿子到底的短促，利索。

本来，小贩叫卖，不过是要告诉你，我做什么买卖。可为啥他们都是带点儿唱腔来吆唤的呢？为啥全中国，甚至全世界的小贩叫卖，听上去都像是唱着个什么调儿？

或者，换个问法，不唱行吗？

你不妨试试，找个小贩，请他别用他那个调子唱，只用平平常常的声调喊。那样试试你就明白了，平常的喊，可是喊不响亮，而且喊久了嗓子容

易疲劳，很快就喊哑了。带上一点歌唱的曲调，他的声音才高亢，滑溜，既省劲儿，也传得远些。同这个道理相关，如今的有些小贩，索性就拿个半导体喇叭来叫卖“小钵头甜酒酿”了。

即使用上了喇叭，音量够大了，但你还是听得出他在唱！

真的，他实在是非唱不可，因为人们对传统的记忆，早就认定了，小贩的叫卖都是唱出来的。哪个小贩要是不唱，就那么随便喊喊，人们不习惯，很可能不予理会，没当他是在叫卖呢。

糖蘸蘸，多吃点

小时候听过许多童谣。许多都忘了。可有一首，大概因为和解馋有关，我倒是记得很牢：

摇啊摇，摇到外婆桥，
外婆请我吃年糕。
糖蘸蘸，多吃点，
盐蘸蘸，少吃点，
酱油蘸蘸没吃头……

歌里的情景约摸是，过年了，一个小女孩坐在河里摇着的小船上，跟妈妈到外婆家去吃年糕。外婆家是什么地方说不上来，光知道那儿有一座桥。